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元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漕運

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上言曰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

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又曰褒斜二水名

及漕事

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

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

湍一作波

不可漕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二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御史大夫屬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

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億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灾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後魏大武帝延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十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

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
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
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
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
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
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
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
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

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詔從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後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

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二十一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

人者京兆尹裴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畧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教粟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

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

德宗貞元四年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

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八年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曰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

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
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
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灾粟糴翔
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
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
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無幸濟者也臣
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
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

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塚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若日給之不充其餘儲蓄以備非常固

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
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
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
為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
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
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
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
則甲兵大備稼穡屢登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

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
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
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
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
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
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

於失者在於措置非當蓄斂非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
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
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
戍兵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
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師徒犯
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

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
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
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間
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
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
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
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眊庶蕃畜牧
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

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

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
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
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
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懲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
能用之足為長筭既而有司隘恡不克將明忘國家制
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
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
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

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
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
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
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締紆充直
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
價不務准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麗在胥吏之手既無
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
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

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網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

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歎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灾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

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掄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

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
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
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
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
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
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
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
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

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

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
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
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
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
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
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
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
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灾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

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淮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

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
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
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闕輔游飢當崔造作相之初
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
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
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

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

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
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
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
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倘遇凶灾
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
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
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它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
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

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

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
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塲
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
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
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
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
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
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廊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

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
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邛州
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
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
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
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市綾絹純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
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

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

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
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
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
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脩以討則
有齋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
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威國跳軍者
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
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

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
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
錫陛下靖邊塞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
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
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
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
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
折謹同封進

宋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

開寶三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太祖大怒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計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屯兵括民船以運是可卒致乎今設汝安用苟有所闕當罪

汝以謝衆三司使楚昭輔懼詣太宗求寬釋使得盡力
太宗既許召右知客押衙陳從信問之對曰從信嘗遊
楚泗知糧運之患良以舟人之食日歷郡縣勘給是以
凝滯若自發舟計日往復并支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
運米于舟至京復輦入倉宜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
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八十日一運一
歲三運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焉今三司欲
籍民舟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許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

絕矣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糧其損敗者任載薪炭則公私俱濟今市米騰貴官價斗錢七十賈者失利無敢致於京師雖居商厚儲亦匿而不糶是以米益貴民將餓殍若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明日具奏太祖可之

真宗時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知通利軍楊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閣門祗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因建議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

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然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尠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尋為議者所沮而止

仁宗時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乞於次邊入中斛斗疏曰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其間竄為民患

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斛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災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斛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

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為得策

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之
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也非如函秦
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勝足恃自
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
以入契丹遂與契丹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耶律是
臣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
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

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二萬碩惠民河六十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

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
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
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
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
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
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
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
陛下特廻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竊觀發運司歲計五百餘萬每歲入貢艦尾相銜畧無虛日崇墉比櫛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費出且無餘者今年不知何以處之去冬自遭圍閉運漕不通今夏又以堤岸失防汴流久絕校之每歲所入蓋未有百分之一也切聞之已入汴口者有百六十萬此數之外未有繼者朝廷欣然便以為有餘殊不知京師所積止於八月九月已後俟去年冬計每月之費在京師者以二十萬為率在行者以十萬

為率又有糴場二十四所并勤王軍兵齧門巡防人兵口食等兼非泛取索數目會入汴口之數僅支五月日耳五月之外將如之何倘敵人絕跡不復南度則運漕相繼未有害也若敵騎肆擾再干我師不知軍民警警將焉就食此事寔急不可以倉卒備也舟船有限日數甚迫雖發運百人亦無如之何矣臣愚欲乞諸州選才幹官員代發運司各運逐州歲計往赴京師近地期以十月已前足五十餘萬之數凡舟船人兵與其餘所費

之物各責辦知通乃以公使錢代支國家艱難之時雖三二年間公使闕乏未為要務協數十州之力人各自勸又立賞罰從而驅之則糧道又何患哉昔蕭何給餽餉不絕糧道漢高祖自以為不如蓋當時糧道若或不繼雖有韓信亦將何所施乎惟陛下無忽

孝宗時員興宗上奏曰臣聞陝西者蜀之扞蔽也數戍重兵兵恃食食恃漕運凡漕運之出此塗窳艱畏者舟楫無施人力難繼故也使四川總計漕臣平時得一才

吏思所以仰寬陛下西顧之意則講之有方取之有藝
運之有法臨事輒濟不致遺蠹一方生息之民矣臣昔
為吏西邊所見乃大不然者是皆計吏漕臣之咎也臣
請䟽舉其事先是金之背盟偏將窺蜀王師倚之所至
輒下劉海下秦李進下河吳挺下鞏吳璘前軍繼之遂
下德順箠食接塗士卒不餓如何耶蓋取其郡即發
其郡之倉戰其地即食其地之粟此宋武入關之勢也
漕運何自而困哉繼而軍淹日月不免須索遂取於總

漕之司二司無策均科於三等民戶興利之間文移甚
星火矣以此為謀謂之有方可乎凡巴蓬劍閣上自三
等每戶有出一夫者出兩三夫者一夫之費為錢一十
八萬一夫所荷私載之外不過六斗計其米數則是六
十鍾而致一鍾也夫以役一夫而費十八萬運一鍾而
用六十鍾軍前所得不過毫絲民間所損已甚丘山有
司亦太拙矣以此而取謂之有藝可乎當時運糧之夫
同日俱發俱發則無次舍同招流民則素寒餓以寒餓

之民居無次舍之地其死道路死霜雪者相踵也未跨
數月臣已見申宣撫司死者近二千人其它則臣不能
計也以此而運謂之有法可乎蜀之總計者昔負陛下
委倚大率如此臣恐一日有事西陲糴買不足以辦大
事欲革前弊欲興後利糧運當預為之謀也臣愚伏望
陛下委總漕更科條權其輕重則此弊猶可及止也傳
曰因利而利則其利深臣竊見陝西運茶之制一十里
為鋪鋪有兵兵日有程月有給苟不如式則罪罰隨之

國家逐年收西馬之利皆鋪兵之力也誠能做運茶之法以運軍糧自興利至魚關水路自便無可議者若陸輦自河池至成岷過長道遂至天水此一路也自兩當至鳳翔過黃牛遂至大散此又一路也登涉山險運糧之夫常困於是常死於是苟能措置當以十五里為鋪鋪置五十兵一路置鋪不過六十矣鋪兵日再往來一運七斗再運為一碩有四矣六十鋪之兵月運二千一百碩鋪計兵月給之費兼取之民人計二碩而碩計五

千不過三萬緡以民間雇夫之費凡六十有三萬緡鋪兵比之月減六十萬緡矣蓋鋪兵以三鍾而致一鍾民間以六十鍾而致一鍾利害豈不相遠乎陛下愛民類於愛子有司遺毒知則必革願聽臣策特賜施行既可以息西民困苦之役又可以免道路流亡之憂又濟年前緩急之用所謂一事治而三利具者也伏乞下大臣評議施行

知信州王師愈論信州米綱疏曰臣竊見信州歲起上

供米七萬石類多陷折其弊甚矣倘不原致弊之由而為之計雖嚴其責罰未見其弊之革也臣嘗推原其故一曰地勢不得其宜二曰改撥無定處三曰管押非其人信之為州居江東上流窳高之地南接閩北際徽東連浙之衢二面阻山唯西有水路達于鄱陽溪港隄灘磧多易漲易涸難得大船故信之米綱其初必用小船般載但寬於釣艇耳船與水常不相值有水則船不辦間或船辦裝載已畢一旦水落留滯岸下近則累旬遠

則累月待其水通過回行數百里始至鄱江併歸大船
自初裝至于離岸經涉日久工稍坐食侵耗不知其幾
雖欲無陷失得乎此則地勢致其弊也自紹興之初朝
廷灼見信州起發米綱如是之難元降指揮止令於池
州交卸以其地近而易達也雖不盡免陷折亦不若今
日之甚其後守臣徐林亦嘗申明數年間未見其大害
近年以來總領漕司改撥無定或撥赴鎮江或撥赴淮
南或撥赴行在省倉州縣受困陷失為愈多良由水脚

之費非池州比也信州每一石米起赴池州止用錢五百有奇若赴建康則用錢七百有奇赴鎮江則用錢九百有奇赴淮南則又過之赴行在省倉則用錢一千二百有奇信州每納苗米一石依例止收水脚之費二百文只就池州交卸貼陪已過半矣多方措置辦之已艱況改撥建康鎮江淮南行在之遠乎方未裝發日若行改撥州縣尚可措置貼陪使之離岸至有已裝發於中途者然後改撥部押之人不免復歸以索貼陪州縣不

能即辦遂致米網滯留中途經日益久工稍坐食侵耗
益多此則改撥致其弊也凡部綱者不顧其身不顧其
家冒不測之險非慕賞則貪糜費之贏餘信州米網無
賞之可募合用水脚尚或虧欠何贏餘之可貪是以有
官有家業可倚仗之人皆不願行總領漕司責之州州
責之縣縣不得已乃強之公吏一當其役親戚即為死
別知其必不免也其有顧藉者睹前二弊竭力關防陷
失尚少其無顧藉者乘此二弊益肆其姦至有全網陷

失者亦有陷失大半者此則部押非其人也嗚呼一顆一粒皆民之脂膏國之大計州縣收之不勝其勞一旦委之不啻泥土豈不重可惜哉苟不原三者致弊之由而欲以責罰禁之誠不見其弊之革也臣以謂地勢不得其宜固不敢輕議若夫改撥無定處部押非其人不為難革欲望聖慈行下總領轉運司檢元降指揮信州米綱只於池州交卸不得輒行改撥仍於部綱常格推賞外別立信州米綱賞格以所押米石之多寡為之等

差許募見任寄居待闕文武官有家業人部押不得依
前強差公吏庶幾官物無陷綱運易達積弊可革矣
師愈為長沙守又論綱運之弊疏曰臣竊聞諸路綱運
類多陷折皆由賞減而不擇人也凡部綱者幸而事濟
則身可保家可保官可保如其不濟則喪身破家敗官
之禍隨之人所以冒此禍而不顧者以賞可慕耳是故
頃年有家業之人皆欣然願就雖監司帥守之親屬亦
為之或有虧欠有可陪備故陷折也少自減綱賞監司

帥守親屬又皆禁止所部押者多貧困無藉之人冒急而輕就且多端經營費用不貲方其離岸所喪已多迨至中流託以風濤又況出納之際欺弊不一故陷折也多原其減賞之由不過以文臣累賞易至正郎武臣累賞易至副使即可奏薦殊不思州縣拘收錢米艱辛一旦付之無藉之人失之亦非小弊比年止許選人小使臣部押防累賞之弊已是允當誠能再定綱賞務令稍厚不拘監司帥守親屬或有家業有行止有幹材無過

失校尉或獻納補官人皆許部押所押不得過三次如此則既革累賞之弊網運亦免陷折此大利也如狂言可採惟陛下特賜施行

師愈又論潭州貼雇網船之弊疏曰臣伏見潭州諸縣有大害曰貼雇網船是也請為陛下詳陳之潭州歲運苗米三十萬五千石以餉屯駐軍或有和糴及起發常平米多至五六十餘萬石少亦四十萬石頃年講和息兵其米止運至武昌皆是潭州措置船載未嘗敷及諸

縣其後荆南襄陽屯軍泝江而上水淺灘多亦是潭州措置船載亦未嘗敷及諸縣暨至金人敗盟軍須日急守臣權一時之宜始令諸縣雇舟相添未嘗全取辦於諸縣自是遂為定例歲歲行之上則潭州漕司案吏下則牽頭船戶相為表裏每料除官支錢外必仰諸縣貼雇急以期限嚴以責罰者案吏也乘勢邀求其欲無厭者牽頭船戶也諸縣畏其責罰欲應期限不得不徇牽頭船戶之需酬以高價邀求愈多況有爭雇之弊設若

長沙著價五十善化或增六十湘潭又增七十其它縣亦莫不然直至厭其所欲而後已一縣被敷一萬料所費至一二千緡若所敷之數不止此其費亦隨之嗟乎此錢何從而出哉諸縣受其苦者一也諸縣雇船幸而得之依限解發始則下排岸司相驗相驗者取乞次則漕職官覆驗覆驗者取乞末則給付押綱使臣又從而巧為詞說取乞為尤甚嗟乎此錢何從而出哉諸縣被其苦者二也縣奉州令不敢違戾雖知二苦不暇顧恤

於是冒法禁撰名色取之百姓以足其用沿流漁戶凡有一網一釣舟者不免焉或多敷麩引或多出定帖或多給師巫公據或預借於上戶其名不可槩舉大抵科敷者官得其一吏取其十且以雇一萬料用貼雇錢一千貫為率縣吏因之為姦不知幾倍於此而官得此數然則享厚利者漕司州縣案吏也牽頭船戶也相驗覆驗官司也押綱使臣也被抑勒者知縣也受實害者闔境百姓也迨劉某守潭灼見其弊又睹諸郡無所出產

凡客船運鹽而至者別無回貨孰肯空載以涉重湖之險多藉於運米綱斷然盡免諸縣貼雇潭州自行措置民無所擾米綱亦應期而辦其策甚良其利甚博自劉某被召通判職官上欲媚漕使下欲利吏輩以速辦為名盡變某之舊復興前者之害幸而沈介到任悉如某之措置又且米綱先期而了竊恐介去之後復有改之者欲望聖慈嚴敕湖南漕司及潭州每歲米綱一依劉某沈介措置不得更令諸縣雇船殃害百姓或有違戾

許百姓越訴臺諫彈劾每歲發荆南襄陽米綱則用官船發武昌九江米綱則雇客船蓋緣客船所憚者荆襄之行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有破家喪身者誠能只用官船運荆襄之米則客船亦欣然而就雇或有軍興警急必不得已分諸縣量行貼雇以助裝發必為之立綱次某縣應副第幾綱先後有倫斷不可易綱次既定自無爭雇之弊庶幾潭民咸被實惠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陳守上奏曰國家綱運資

以餉軍比年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淺涸坐食糜費之弊其已離岸也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也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知能革是無它廢轉般之制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衆害悉除則莫若復轉般之制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不能行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

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
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
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為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
轉般倉一所每歲一路網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所費
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為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
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般倉却
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
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惟

可以省官綱之折閱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戢江湖之羣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法而羣害悉去衆利並興如果可採乞於諸路推廣之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垂拱以運天下之事靡不從命者君之道也居職以服王室之勞而不敢外思者臣之理也故聖人設官錫以龍光之厚欲報效而已矣而周公之忠亦猶曾子之孝但可也而已矣君臣之際尊卑懸異與市井平交之道豈可同哉上

古以來不賞而勸降及中古民漸澆漓須用賞以激之亦未聞食三品之祿居三品之位烟塵四靜而希重賞國家亦從而賞之者也竊見方今海道運糧之官雖萬億及秭亦皆冒汪洋之險借風浪之力以致之於神京之中誠可謂之有功然亦其當然之職也若夫計糧數之斛斗而酬之不啻巨萬亦以甚矣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海道運糧之官三年一考超升於高職而用之計不失優崇之禮又待超升舊官之後而以

漸抑其賞賜之資亦國家之大端也臣非惜錢物而已
但以與國家出力者非惟運糧之官如皆賞之則不給
如獨賞運糧之官則猶未免大恩於一偏也且居其職
者行其事何用賞乎此臣所以欲正其名分也臣又以
會通河者有用之名川也懋遷有無者由是而經行官
場南北者由是而往返雖復江淮河漢之大亦所以賴
其朝宗雖復閩廣川蜀之遙亦足以達其輸運有利有
害者理之常有通有塞者物之變湯湯然清浪之內流

沙滯焉蕩蕩然坦途之上盜賊生焉又每歲立秋之後積於數月之間瀕河農民極被搔擾又有沙之地以板衛岸皆非經久之計也更望陛下載宣天旨舉天下審知河道地脉之人改脩會通河之有沙者以避之不然則數年一度脩理甚為煩費不可不杜其源也復宜分河路南北軍府為三五所而以千夫長各領之不備數者招軍士以充之不預出征之流不在營田之限使之專以巡鎮非常之警充給汎舟之役閘梁有圯則脩之

堤岸有損則築之若然則農民庶乎安帖盜賊庶乎消弭費寡而效多暫勞而永逸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

榮國名夷謚也

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

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
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

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

不得其極

極中也

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

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

戾

降下也戾至也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撝民民患輕則

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

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

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

今

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

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遠志通逃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

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禴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

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之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

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

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
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
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
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
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

齊桓公時管仲言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
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

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鎡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伯讀

霸曰

漢文帝時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制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

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
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
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
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
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

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
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
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
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
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
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
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竒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

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
為天下者因循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反退七福而行
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

武帝時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

今半兩錢法

重四銖

文為半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音容冶器法謂之鎔

錢

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

藻一作紫

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

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雜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元狩中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

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

浮食竒

民欲擅管山海之貨

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

以致富羨役利細

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

鈇音徒計反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

鑄故鐵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雜不選而

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

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

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

齊皆

也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

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

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十錢出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

諸賈人末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

以緡錢為筭是儲緡錢也

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

諸作有租及鑄

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

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

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

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

商賈

有輜車使出二
箕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一箕匿不自占占不悉戍

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堯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彼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
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
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
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

元帝時貢禹為御史大夫數上書言得失曰古者不以
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
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錢一歲功十
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

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露暴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

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

東漢童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

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

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
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
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
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
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之口杼柚
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
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

石化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
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
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
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
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
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後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
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鍤薄
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暇三
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
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
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
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

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
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
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
之鼎絰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
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靈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
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
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
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遵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
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
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晉安帝義熙間議欲廢錢用穀帛西閣祭酒孔琳之上

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蘊溼穀以邀利制

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
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
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
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
行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道實假
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飢
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
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

况又錢便於穀耶魏明帝時錢費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勤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遠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世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

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
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
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洊及飢寒
未振寔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
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救
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
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宋武帝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

銅更造五銖錢國子祭酒范泰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亨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寔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

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寔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

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由根基未
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
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
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
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散騎常侍何尚之議曰伏
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
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

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弊輕數多則物重多
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
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
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釋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
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
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病民故先王立井田以
一之使富不滯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
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

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竅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

參訪逮敢不輸盡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
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
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
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
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畧開廣聲教遐暨金鎡所布爰
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
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奸避方密遂使歲月
增貴貧室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

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
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實
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兼
無興造之費莫盛於此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
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孝武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
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

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卅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鑄刑隨罰為品詔可

孝武帝時鑄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

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為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

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
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
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
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
開鑄則器化為財剪華利用於事為益上下其事公卿
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
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
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為

利利在偽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為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宥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二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

卒盡比及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雜以鉛錫衆折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北中郎府主簿顏竣議曰貨泉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貨物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

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
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
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致於盡財貨未贍大錢
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
今百姓之貨雖為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
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
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富之理百姓雖贍無解
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

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曰應官開
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
不為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竝又
議曰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
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
細於官無改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
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
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

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
權徵助何解乏邪徒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
可二也民徵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
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
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
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謂百代乎

南齊建元中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顛
上言曰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糶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
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
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
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
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趣利如水走下今開其
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
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
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

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
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
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
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為褊
既博鍾弊於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
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愚以為宜如舊制大
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行得官錢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奸

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

後魏宣武帝踐阼通直散騎常侍甄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

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
郵護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
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
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醢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
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郵護假獲其利是猶富
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
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
禁一池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

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尚古愛民之跡時讀中樂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

施而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

勝途悟其達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
不致弊後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
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
不相似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
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思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
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
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
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

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
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
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
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
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
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興復盪禁然自
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
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

明識聽熒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
慕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益之稅乃自古通典然
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在甄
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
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叅八座議
事

靈太后時朝議鑄錢以高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
表求鑄二銖錢曰益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二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

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
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
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
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
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
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
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
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兕言

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
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
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
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
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
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
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
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
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為疑求下公
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

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曰臣聞洪範八
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
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
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

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皇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漢鄧通之錢收利過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勅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功王

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
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
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
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
指謂雞眼鏹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
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
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
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

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

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代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乘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

垂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
錢之為用貫錙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
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
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環鑿
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
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
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
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

均齊物品屢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
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
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它物交易錢畧不入市也

熙平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
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
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
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
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

孝明帝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各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尚與細民競茲羸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

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
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
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為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
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
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
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
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
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

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乘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

孝莊帝永安元年有詔廢鹽池稅長孫稚上表曰臣前違嚴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畧論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疋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亂俗

也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

時用錢稍薄御史中尉高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雜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

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
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
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
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
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
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
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

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

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叅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

而止

唐太宗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惟須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

利賤義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邪是日
勅放令還第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王者富國強兵
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
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
見劔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
閉官無採鑄軍國資用唯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
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論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

劔南諸州準前採銅於益府鑄其松當諸軍所須用度
皆取於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沿江諸州遞運散納荆
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太倉此皆
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
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
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
此也臣某言臣伏見聖母神皇陛下恭已受圖遐想至
理將欲制馭中外永安黎元不欲煩擾蒸人故為無益

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當軍
糧費擾過甚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忝班一命庶幾仁
類不敢目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
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悚死罪死罪陳奏狀以待罪謹
言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
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
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

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秘書監崔沔皆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由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寔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

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
刀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非有損於
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
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
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
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
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
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

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衆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之從今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

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
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
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
漢文之時吳漢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
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
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
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
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之銅價頗等故盜鑄者破

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代宗永泰元年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

利歲入幾何譖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德宗即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

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
柢連結不可動及災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
而生人之喙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
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
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計敝蠹莫
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
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
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太盈度支具數先聞

興元間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天下貢奉之物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

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

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夫
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
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穢雖內庫舊
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
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
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
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
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

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
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
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
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
意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
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
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恚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

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珎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

天資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
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
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
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
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
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
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
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

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
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
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琴網乘輿有舊
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
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
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
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贄為兵部侍郎上奏曰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
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
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
顏奉宣聖旨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
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
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刺過深則必招
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
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近人格今

既狗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
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
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
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
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
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貞元四年上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
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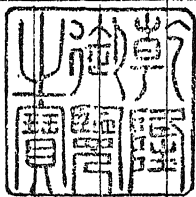
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
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勅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
剝上從之

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
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置別庫
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
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
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

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德宗時擢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曰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爐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

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淳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主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二